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四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賈氏曰角人至掌蜃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鄭鍔曰齒者象之牙骨則麋鹿骨之類獨以角名官何耶以弓人為弓弦之角也者以為疾也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一弓之用角如此其多則比之齒骨宜不

同也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小者麋鹿○陳氏曰齒角骨物玉府繕人等皆用之○李嘉會曰齒角筋骨可供兵器留於民無用强取之恐匿而不出以之當邦賦則君不徒取民亦樂輸

陳及之曰自此下凡所謂山農澤農盖平時以射田獵取絺綌及染草為業者非此則不徵○呂氏曰角人征齒角於山澤之農羽人征羽翮於山澤之農皆

以當邦賦之政令盖各隨其所産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為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曹氏曰有山之農有澤之農有平地之農田平地之田使供十一之税是謂平地之農山澤之利亦各據其土地所産所入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盖以山澤所宜有者略倣十一之制以輸於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穀粟十一之租於公上也○李景齊曰周自田賦之外至於羽毛齒角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征凡以邦國之不可闕冢宰所謂山澤之賦是矣然觀角人羽人與夫掌葛之所征

者皆曰取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征令則是出所征之物即可以當邦賦而不復出田税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鄭鍔曰官之受之欲其尺寸之中度其他齒角之類不可以尺寸度者必量其多寡故以度量受之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鄭鍔曰車服旌旗則用以為旆矢則用以為括物之資羽多矣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翮羽本也○賈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為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

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古本反

鄭康成曰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盖失之矣○鄭鍔曰審言察其數之詳摶言束百枚而可執縳言其數多則卷而束之舉物之數未嘗無名獨羽之名見於此亦猶詩載五紽五緎五總以

記絲之數也○易氏曰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多寡以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者則為審為摶為縛無非參酌其數以當邦賦之政則所用有補於國所賦不加於民緩急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為至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

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王昭禹曰詩言葛之覃兮繼之是刈是穫為絺為綌則絺綌皆葛也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精者為絺麤者為綌

鄭康成曰草貢出澤萯紵之屬可緝績者○鄭鍔曰草貢即閭師所謂貢其物○李嘉會曰物雖微細不敢强取於民必曰當邦賦俾知賦不可免自然竭力為之彼有餘力上無乏供此法之善也

以權度受之

鄭康成曰以知輕重長短也○賈氏曰角人齒角不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不須量故以權度受之使知斤兩長短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氏曰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

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項氏曰春秋草生成之時故斂染草待時而頒之則夏纁玄秋染夏之時○李嘉會曰染草不斂於染人而斂於掌染草者慮染人緣色

目而求多於山澤之農故或歛或用不專於一官

王氏曰掌染草至掌蜃所徵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鄭康成曰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賈氏曰案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夏為五色至秋染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時謂秋時也○王昭禹曰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則纁玄之物頒以夏染夏之物頒以秋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鄭康成曰皆山澤之農所出也○鄭鍔曰灰者㡛氏練帛之所用炭者宮人爐炭之所共皆邦用之所須其掌之有官宜矣

王昭禹曰掌葛掌染草莫不有徵斂之時掌灰炭之政令但曰以時入之何也葢角羽草葛其生成有時非時則其物未成而不中用故徵斂皆有其時若夫炭灰則無時而不有故亦無時而不徵特以時入之

而已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荼茅莠也

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鄭康成曰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荼

○賈氏曰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 ○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鄭鍔曰荼以禦濕非常用

之物設官以聚之豈豫凶事哉孝子所盡心雖過求何害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荼茅蒡疏材之類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賈氏曰以委人掌斂野之賦斂疏材等故也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劉氏曰互物龜鼈屬〇項氏曰有甲互掩者蜃物蠯蛤屬〇鄭康成曰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〇賈氏曰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槨材乃往施之壙中未施椁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禦濕也〇王氏曰用蜃以禦濕除貍蟲〇鄭司農曰春秋傳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

鄭司農曰蜃可以白器令色白〇賈氏曰案左氏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蜃蜃是祭社之器為蜃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則宗廟社稷

之器物謂之為脤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

愚案祭有酒器有肉器亦皆有以蜃為飾者鬯人云凡山川四方用蜃是酒器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是肉器也

共白盛之蜃

鄭康成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今東萊用蛤謂之乂灰云○賈氏曰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然則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

易氏曰四者微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

總論

陳及之曰凡此皆民業以自利者也先王之時凡民於田稅之外至有趨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熈寧間京師市井凡販賣小民雖拾髮鬻薪提茶等類悉出免行錢不出者毋得販鬻市道其意亦曰抑末作游手之民然不知先王之世民無不受田者雖商賈家亦受田特減於農民抑其末作使反

其本則退有可耕之田不至失業饑寒自井田既壞小民亡立錐之地勢不免販賣以自資今而曰抑之歸農則退豈有可耕之地哉故重税適所以啓其怨咨之心饑寒之患而曰使之務本惡在其為政也介甫常曰周禮一書理財者幾半周公豈好利者哉觀此言若非為利然安在其不為利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囿今之苑○薛平仲曰遂自虞衡之官極

而掌蜃之微莫不有職君子所以治野人者悉矣而天子之囿游始見諸此謂之囿游信非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者比也

掌囿游之獸禁

項氏曰囿游苑囿游牧之獸或曰燕游處也禁者其蕃衛之禁

劉迎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皆所以備祭祀賓客之須囿人之牧百獸以為死獸生獸之共

耳其曰囿游之獸禁則囿游如芻蕘雉兎之往是也謂之禁則不得侵取之非謂為囿游以為行樂焉或者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焉夫靈臺靈沼之樂其有麋鹿魚鼈則先王豈無囿游哉先儒以侈心待先王謂以囿游備行樂卒以開人君盤游之樂而離宮别館未必不自此啓也

牧百獸

鄭康成曰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

至於狐狸梟鶴備焉○李嘉會曰獸既供於獸人又供於囿人蓋獸人所得或生而致之則養之於囿人故曰收

祭祀喪紀賔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囿人共生獸死獸之物者獸人所共田獵所得囿人所共囿游所收共其物若麋膚熊蹯之類○劉執中曰物者所共有名件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

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薛平仲曰囿人以掌天子之園囿示民以其所同樂也然可樂之事易流則當務之急者易緩此場人之官又以列于此也夫以場人掌國之場圃而場人之官且曰每場下士二人府史各一人徒二十人則場圃之在國中者意亦多由是觀之先王始終於農事者固於此乎見場圃隨在而有者抑於此乎見地利蓋無遺於國中矣

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王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屬於私者閭師之所任也○賈氏曰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徵斂藏之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

鄭康成曰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項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一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珍異蒲桃枇杷之屬○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徑行必有桑疆場必有瓜所以盡地力而無遺利方物之生則闢場為圃所以種植及物之成則築

圃為場所以收穫

凡祭祀賔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鄭康成曰享納牲也○賈氏曰此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

易氏曰珍異果蓏物之至微而場人專掌之者以祭祀賔客之奉皆於此乎出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薛平仲曰場人既已為登穀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有以為儲蓄之備也先儒以廩為藏米以倉為藏穀○李嘉會曰廩造於平地之上倉造於屋之下故廩人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曰此官使下大夫為首徒三百人以米廩事重出納又多故也自穀而舂揄以為米則米之為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畀哉是以廩人為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為之屬焉然廩人之後必繼之以舍人倉人之後必繼之以

司禄不為無意盖舍人之職其主宫中官府之次舍者也而宫中官府之稍食又非穀禄比於此焉不汲汲以均之則所以為養廉恬耻之本者得無有虧於自公退食之際而請謁行於私昵之間其弊有不可勝慮矣是則舍人所以次之也若夫穀禄之制自公卿大夫以至庶人之代其耕者多寡高下固有定數矣彼其以田賦禄而征其租上以共王賦下以享宗廟給私奉業子孫又非一時稍食者之比於此焉不

知所以裁之則無功受祿者特未免有伐檀之刺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者亦豈無自而致哉是則司祿所以次之也是蓋先王務農重穀之教故敘次其設官如此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鄭鍔曰廩人掌穀謂米出於穀故耳○易氏曰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九穀之數專掌於司祿今復見於廩人何也賈氏謂廩人

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焉非米而何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之數也○李嘉會曰數則一歲所入之目以數而入以數而出正廩人所掌故不曰物而曰數是知倉人掌穀司祿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而已

鄭康成曰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李嘉會曰分頒者使自隨其數而入之不獨委人也委人特一而已 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鄭鍔曰君於臣下稍食祿稟○賈氏曰此即稟人繼粟者是也

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項氏曰歲言其成歲年言其收成若歲終定時成歲皆以成歲言若有年大有年皆以收成言制國用者

必於歲之終穀粟之既入故曰以歲之上下數邦用斂穀粟必於秋之成穀粟之始熟故曰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禮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

易氏曰年之有凶豐歲之所以有上下○鄭康成曰數猶計也

項氏曰以歲之升降得穀之多少計國之所用多則足少則否乃詔在上用穀之隆殺以治年之凶豐故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饑饉薦

臻不若於不足則以有治之之術也易於萃言用大牲於升言利用禴是也○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廩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於上凡以治年之凶豐而已年之凶豐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為之開闔斂散其於豐也不為妄費以蠹其國其於凶也不為過取以害民○李嘉會曰歲自立春至次年立春天時也年自正月朔旦至歲除王政也天時雖不同王政不可闕合三者治之斯可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賈氏曰萬民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上謂大豐年中謂常年下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以中年是其常法○鄭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楊謹仲曰周之量非後世比㮚氏為量方尺深尺其實一鬴乃六斗四升今人所用之斛深亦一尺而方幾二尺止容五斗如以古之量少今之量幾五倍於古矣然以中歲均人月食三鬴則是旬食一鬴日食六升四合矣量至漢猶然趙充國以為辛武賢欲引萬騎出張掖以一馬自負三十日為米二斛

四斗麥八斗則計人日食米八升王莽欲立威乃議云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十道並出嚴尤曰計一人三百日用糧十八斛則是人食六升以此考之周之中歲人日食六升四合上歲人日食八升五合不為過矣

王氏曰民之食可以䝺計者校登夫家貴賤老幼癈疾之數觀稼省斂稽比財物其法詳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民生齒以上有食之端已書于版校登稽比之法又詳則凡民之幼壯孤寡登耗無不知也以口授田以田制食觀稼省斂又以時出焉則凡其食之有餘不足無不知矣

若食不能人二䝺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易氏曰冡宰制國用其穀之所積皆有定所凡荒政所不能聚者均其遠近之所就穀而已○鄭康成曰殺猶減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為外諸侯設也稟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為内諸侯設也盖鄉遂公邑但移用其民而已卻非移民通財與移民就穀也鄉遂公邑同為天子之民若夫都鄙則各從其主矣鄭氏釋此以為就穀都鄙之有者誠得其說○鄭鍔曰

梁惠王移民就粟孟子譏之何耶盖周官之民有田以耕其饑偶出於天時之水旱而已惠王不能制民之産凶歲則移民是為無政○劉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猶設廩人就穀之法則患未至而預為之防○李嘉會曰儲蓄所以立國非有大凶旱烏可輕動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王昭禹曰治者量遠近為之節○鄭康成曰行道曰

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曰會同師役有遠近之異則曰糧曰食亦宜不同遠則治其糧莊子言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葢言遠也近則治其食詩云朝食于株左氏云食時而至葢言近也

易氏曰糧乃會同師役之所急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會同師役之式小宰之七事有所謂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共其財用然會同所用者不過

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飧牽則有賓客之式矣軍旅田役所用者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數者則有工事之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矣惟最急之糧食乃無式焉蓋式法出於九賦之中乃國家之經費冢宰制國用則以邦國之貢待弔用萬民之貢充府庫二者之外隨處而積以待邦之大用則會同師役之類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不然倉人共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

其道路之委積若非前二者之積將何所從出然特道路之所費而已若廩人之治其糧與其食又兼在道之費及止居之費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鄭康成曰接讀為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

○易氏曰接猶承也天子親耕藉田以共粢盛非有司親承之與常穀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甸師以時入之於廩人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所接之盛是以舂人接之則舂穀而為米饎人接之則炊米而為食然後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為敬至矣○王昭禹曰謂之接盛則共其所以接

神者在是歟

鄭康成曰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總論

陳及之曰廩人至倉人凡九穀出入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以司會考之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

聽其會計則是官府與府藏財賦無不係焉而廩人以出入之大計聽之司會矣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舍猶宫也主平宫中用穀者○賈氏曰舍人主米穀故與廩人倉人連類在此

掌平宫中之政

鄭康成曰政謂用穀之政○賈氏曰舍人總主給米

之事而掌平王宫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李嘉會曰宫中之政非獨六宫凡官府次舍皆在焉禄廪既衆非舍人掌之不可

易氏曰有王宫有后宫王宫之宫宫正為之均其稍食后宫之宫内宰為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宫中之政則舍人也○王昭禹曰舍人掌宫中之政以賛宫正禁内宰治王内之政令而内宰之事者也故宫正掌王宫之政令糾舍人則掌平宫中之政

黄氏曰舍人猶詩言室人於内者也耕者勞於外食者逸於内先王存糜耗之戒焉故以其職曰掌平宫

中之政以至掌其出入既無事而食而其政不平出入不以法不其甚歟

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賈氏曰財即米也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黄氏曰守謂積聚米給予也○易氏曰守禁之所謂之財守○鄭康成曰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稟人其有空闕則計之還入○賈氏曰必送米與宮正內宰者以二宮皆有宿衛之人須米料之數也○愚案此可見成周時凡官長各受其財

而分之所屬

易氏曰出之於廩人入之於宮中皆有法存焉廩人不妄供宮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莫先於此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鄭康成曰方曰簠貟曰簋○賈氏曰孝經云陳其簠簋注謂內貟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貟旊人云為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

○鄭鍔曰用簠以盛稻粱用簋以盛黍稷○王昭禹曰實之以言其物陳之以言其數○王氏曰既共簠簋之器又以餼人所共之實實之陳之也

賔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

鄭康成曰禮致饔餼之禮○賈氏曰聘禮曰致饔餼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于中庭車米三十車陳于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

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所陳多少之數〇鄭鍔曰車米以車載之筥米以筥盛之也〇林氏曰掌客掌其禮而舍人共其物

喪紀共飯米熬穀

鄭康成曰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〇賈氏曰喪大記文皆四升實者惟盈〇賈氏曰士喪禮文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〇賈氏曰蚍蜉欲向棺植此惑之〇王昭禹曰使異

物不得親其膚而已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鄭康成曰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鄭司農曰春王耕于耤則后獻其種也后獻種見内宰職○賈氏曰内宰上春后獻種且助王耕事此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鄭康成曰九穀六米別爲書○賈氏曰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

歲終則會計其政

鄭康成曰政用穀之多少○王昭禹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稍食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而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項氏曰倉人掌藏粟者

掌粟入之藏

鄭康成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賈氏曰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也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為主○李嘉會曰一歲所収粟則先熟兼

中國之地率多種粟盖粟耐乾雖歲之旱不至太失此九穀之物必以粟而總其名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項氏曰穀各有所宜用故辨其物以待用○鄭鍔曰邦之用穀也有匪頒賙賜稍食之殊則其精粗亦異故宜辨其色焉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康成曰止猶殺

王氏曰法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餘用者○愚案黄氏說見遺人以待施惠之後○易氏曰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

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法用止此者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樂歲則取之於民凶年則遂以頒之於民取之不以為虐頒之乃所以為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王昭禹曰大事則戎祀之類蓋戎以出征而祀亦有在郊者故倉人共道路穀積食飲之具若戎祀之外則非所共也○黄氏曰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遣人

委積自足共之其大者倉人共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糗糒飲漿酏也

司禄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劉迎曰司禄者司穀禄先儒誤為爵禄矣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同列耶○易氏曰司禄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禄為文昌第六星禄之言穀也則

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闗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種曰稼如嫁女有所生〇薛平仲曰以稟

人倉人之藏而制爲舍人司祿之用其數固有權度矣然不知稼事之爲勤息徒取諸彼以予此則民得不以爲厲已哉舍農事而趨末作棄生養而就游惰是又先王之所甚懼於是司稼之官復有以繼於後誠以夫取稼事之已成者人知祿食之所當得勤之於稼事之方興者不知民力之爲甚至司稼則因天之時察地之利軫念民勞而督趨之上之厚於民者如此則民之奉於上者當如何耶

掌巡邦野之稼

王昭禹曰種曰稼穫曰穡先王既有以教之又觀之巡之則有時治之則有法而此又有巡稼之官者盖稼事而滅裂則穡事亦以滅裂故致詳於稼事以作其始則穡事之所以成終可知矣

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

鄭康成曰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

年種穀用為法也

易氏曰所謂法者周自后稷播種百穀以為鄉師天以其粒食生民國其子孫千有餘年而後王業始大南宮适以躬稼有天下而歸之於稷原其始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六君子可謂不替其業者周公作六典舉前日播種之法而備見於大司徒即以其法而責於司稼之官司稼復以其法而縣於邑閭使稼者取法焉播種之法明為稼之效著當時所

以善其始者有道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陳君舉曰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司稼之職為貢法設豈知司稼不是這法是預前觀其稼而後上下其出斂之法若不預前觀稼如何上下其法得劉晏正傳此法每四方水旱則先知之然後為賙救收斂之政

愚案周行井田借民力以耕非復有所謂斂則司

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盖年之上則為民

斂而藏之於年之下則為民出而賑之倉人所謂

有餘則藏之則斂之之謂所謂以待凶年而頒之

則出之之謂常平義倉之法豈不見於此哉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鄭康成曰均謂度其多少賙稟其艱阨○李嘉會曰

司稼尤近民故賙急平興以先之又不足

稟人始有移民就穀之事

愚案平其興亦當如旅師謂平均其所興舉之粟

以給之

黄氏曰司稼廵稼知歳之豐凶民之寛急為最切故

通掌其事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賈氏曰舂人有奄者以與女奴同處故也○鄭康成

曰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杼臼也詩曰或舂或

抌○黄氏曰舂人饎人槀人皆宫中之事以用穀故

屬地官舂抌炊爨因祭祀賔客使内人皆識其勞苦

煩辱不止稼穡之艱難

掌共米物

鄭康成曰米物言非一米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賈氏曰器實曰齍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王昭禹曰稷謂之粢實於簠簋謂之盛祭用衆穀而總曰粢者舉粢以該衆也○

鄭鍔曰祭祀共齍盛之米共之饎人

陳氏曰楚語云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

之事王后必舂其粢穀梁曰三宫米而藏之御廪盖祭祀貴於出力以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籍不過三推則舂盛之禮盖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

賈氏曰下别言饗食則此言牢禮謂饔餼之米鄭氏謂實筐筥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等非舂人所共故也然則車米出於稅禹貢五百里米是也

王昭禹曰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則以共饎人簠簋之實牢禮之米多矣必共其饎人簠簋之實者○鄭鍔曰賓客共牢禮之米則共之於掌客則以賓客車米筥米自舍人所共故也

凡饗食共其食米

鄭康成曰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

掌凡米事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故書作饎○鄭司農曰饎人主炊官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

賈氏曰祭祀共盛共王后六食不在天官者以其因春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

掌凡祭祀共盛

鄭康成曰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鄭康成曰六食六穀之饎○李嘉會曰食不及世子蓋世子養於王宮女饎所

當共若出就外傳女饎不得而共

凡賔客共其簠簋之實

鄭康成曰謂致飱饔

饗食亦如之

王氏曰舂人舂穀以為米饎人炊米以為食其職事相成故舂人祭祀共齍盛之米饎人祭祀共盛舂人賔客共牢禮之米而饎人共其簠簋之實饎人共王及后之六食饔飱亦共簠簋之實而舂人不言其米

則以言祭祀賔客從可知也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鄭司農曰槀讀為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賈氏曰與廪人連類在此○李嘉會曰以用奄八人蓋分俵諸處不可不多其貟

陳君舉曰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於共外內朝冗食者反不領於冢宰顧見於地官之槀人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於共奉天

子飲食而必掌之外朝之士大夫者盖恐内官奄人求巧於飲食之中而彌縫其意以導諛納諂故使外朝之士大夫掌之而太宰實領之者誠以檢防踰侈遏絶俛倖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於内外朝冗食者之食見於稾人之職而主之奄人意者猶後世之所謂賜食焉而或取之内厨者是也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義而稾人共冗食者之食

其猶漢世之所謂主熟食者乎至若內外朝之俸禄稟給則所以掌之者固有其人非盡出於一奄人之手也

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易氏曰外朝庫門外之朝內朝路門外之朝○鄭鍔曰天子有三朝此特言內朝外朝而不及路寢之朝非冗吏治文書之所也

賈氏曰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

吏以上直不歸家食稾人共之因名宂食者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鄭康成曰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宫者

掌豢祭祀之犬

鄭康成曰豢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言者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䙝也○李嘉會曰食之餘者惟利乎犬因以豢焉先王不使一物之無用

鄭鍔曰祭祀之牛牲繫於監門而犬則豢於稾人各

有以處之職雖卑者所繫亦不輕矣

總論司徒官屬

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大宗伯治禮司寇治刑司馬治兵司空治事而天官治典最難攷然其職無非切於王后焉夫綱紀出治之所猶可説也至於地官掌敎則又難曉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畜人皆置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

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稲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荼蜃極於場人囿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幾於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説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其如鄉遂關市山澤之官蓋分托焉而非專於教事是以教官爲後世治文墨語言誦授者

設也殊不知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為井五五為
軍市有奠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以道
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減生厚而德
優易直而淳龎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師保諫救調
媒之官則其導媺惡訓禮刑判合昏冠者也而豈徒
謂是哉豳詩述風化之所由孟子言王道之本無非
田圃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殊軌疆理之問不登
於廟堂往往大臣能設學置博士弟子員則曰是有

志於教化者何以納民於善也〇呂氏曰司徒之職皆是均土受民不見所謂掌教者蓋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資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菽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制其田里使養其老聖賢之論富民未有不及於教所謂富而教之者也或曰唐虞三代學校與後世大段不同只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欲得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其心這一个所在不是官司自秦漢以後把做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别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把教做政看學者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

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謂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官之内並存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庠略見於周禮然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何如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禮設官下至於射矢鳥至微至纎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反不見其明文蓋凡領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只縁學校不是官司非簿書期會之事故不領於六官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校

設官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國子是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徳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至其所以教養之意均非簿書期會之可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蓋先王設教雖非六官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只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體用本末無窮處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致愚案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大宰九貢九賦太府以下等官相類細考之則大宰官屬所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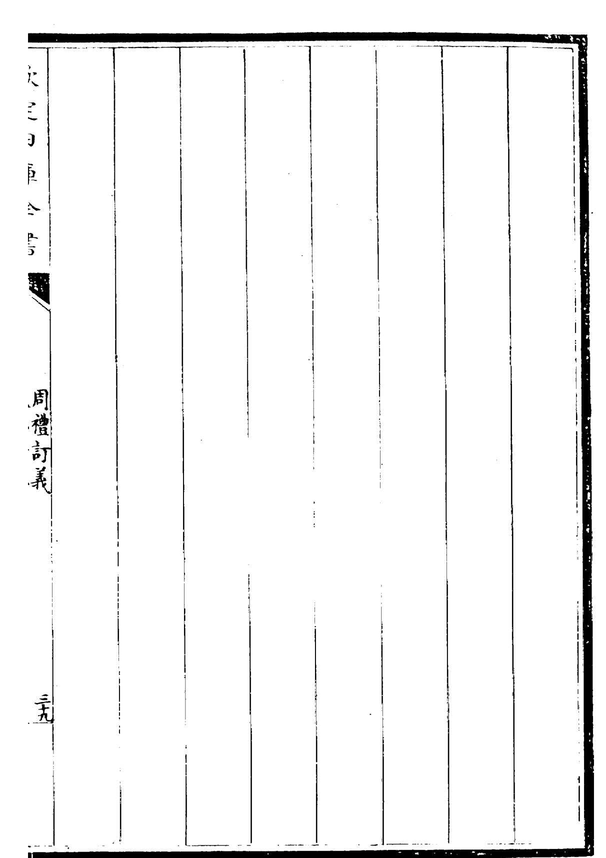
皆國之財賦而司徒所掌皆教之田野之事所以謂之教官後世謂六部如六官故謂户部如司徒抑不知今户部所掌乃大宰屬官太府等事初無與乎掌教之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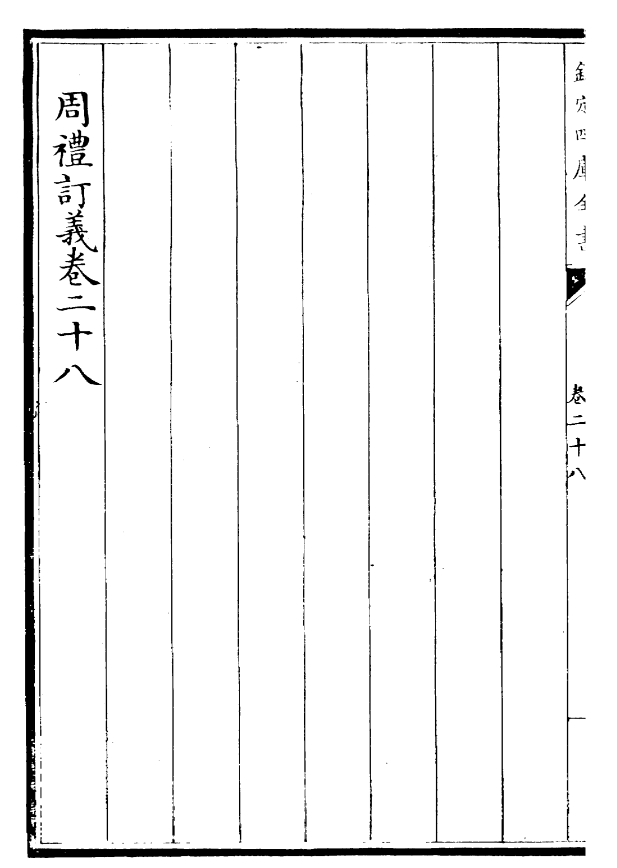
黄氏曰右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門闗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

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春抌二人女饎八人女稾十六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闕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又司市立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即三公鄉大夫皆卿即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為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為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為萬五千

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亦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酇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為四郊之吏稍不為邑縣都不為都有吏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

吕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竒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迹人等亦不在數據畿内之地似難容得許多官司畿内户口難供得許多官須考○愚案陳及之説見前論官職多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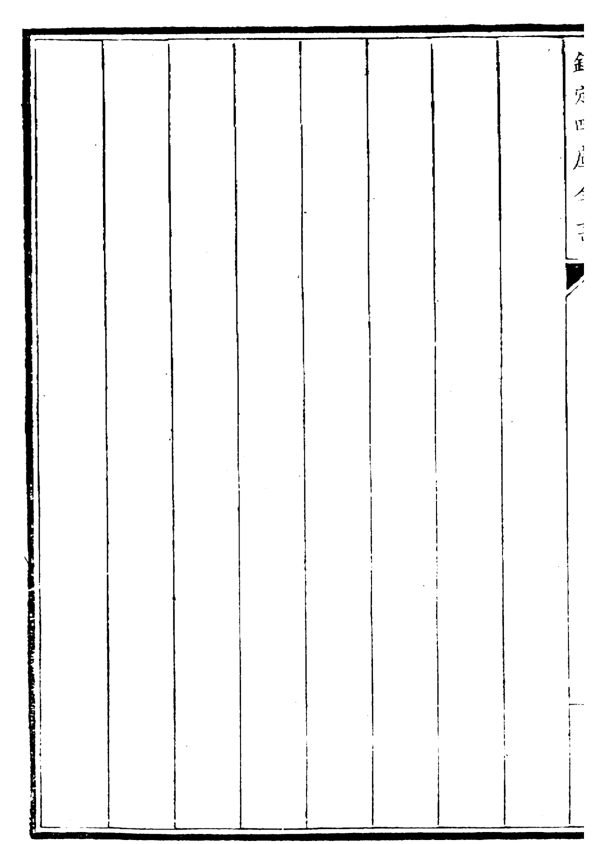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二十八

謹案卷二十七第六頁前七行又令其民雜草而灰之刊本又訛人令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夫材美工巧刊本材訛財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川衡正於澤虞刊本澤虞訛虞衡今改

卷二十八第十五頁後六行周之量非後世比刊本周訛國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九 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二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春官宗伯上

項氏曰春官以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鄭鍔曰自舜命伯夷典三禮其官曰秩宗周人因名曰宗伯說者謂宗尊也伯長也天下所宗者惟宗於禮此禮所以為尊也近世王安石云宗典祀禮者也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謂之宗然宗伯

所主何獨祭祀之禮哉自四方言之東者歳之始自四時言之春者時之始宗伯於四時之官獨為長故以伯稱之春秋之際魯有夏父弗忌為宗人葢周之舊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康成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軍賔嘉其別三十有六

○鄭鍔曰禮猶火取之梍檀則火在梍檀取之杏棗則火在杏棗取之柞櫄桑柘則火在柞櫄桑柘火無

所不在禮亦無所不在有君臣則禮在君臣有父子則禮在父子有夫婦則有夫婦之禮有朋友則有朋友之禮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蒐狩脩乎軍旅冠昏喪祭飲食起居無非禮也掌禮之官詎可以專乎一哉如司尊彝司几筵之名司為禮官之屬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項氏曰禮之用以和為貴民生有欲而無分則爭爭則乖先王制禮為之節文以事其鬼神而哀其憂賓以親之軍以同之粲然有文足以相接則乖爭之患何自而作故曰和用○程氏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撿飭人情

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姦詐據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

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壝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失其禮則僭亂諂妄而瀆乎神乖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成周萃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閒後世禮樂廢壞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為不經閒有一二僅存不過曰使先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

已所謂治人者漫不知其語矣

愚案六卿自冡宰以下皆以有司言獨宗伯不言司四官皆言垂象獨宗伯不言象以見禮樂法而不説而致中和之用足以為參賛化育之功非可以有司比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禮有小大有本末大者經小者紀本者義末者數經既立則紀不可以偏廢故大宗伯之貳有小宗伯焉義既明則數不可以不具故宗伯之屬有所謂肆師焉肆之為言陳也郊特牲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失其義而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然則有宗伯以明其義又有肆師以陳其數則周之禮可不謂之大備乎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李嘉會曰和邦國諧和其情也建保邦國則各安其分守矣

天神人鬼地示各安其分推以化民治國特餘事耳

唐氏曰虞書巡守脩五禮臯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事神之禮也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

鄭康成曰保安也○王昭禹曰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和邦國別三禮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封國則頒祀此之謂建祭則受福此之謂保○黄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功配禹稷而其事始於事鬼神是則建保邦國誠有其本也紂謂祭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祖伊以為商亡之決如是也○賈氏曰上單言邦據王為言以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黄氏曰吉禮居其首禮主敬敬莫著乎祭○鄭鍔曰

祭祀之交於神明有受福之道故以吉名之○鄭康成曰吉禮之别十有二事

王氏曰謂之建則禮當自王出謂之事則非特王國而已

王氏詳說曰或言鬼神示或言神示鬼何曰此所以為秩宗之官也以上下秩之則曰神鬼示以内外秩之則曰鬼神示以尊卑秩之則曰神示鬼

孫氏曰先王明於天地之故察於人之理知所以接

三才者即吾保邦之實政不容外三才而自任其私智也故天以氣覆物吾則用禋祀實柴槱燎以祀之地以形載物吾則用血祭貍沈副辜以祭之至於人鬼之奉則立之尸以人道饗焉凡此者皆實致其義實當其情求之於心驗之於事一有違於天有悖乎地有愧乎先則為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惟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愚案自此至雨師皆祀天神

張氏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為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徧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别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鄭鍔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齋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陳及之曰祀昊天上帝總言祭天耳昊天猶言蒼天也○程氏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體嫌於不能降用嫌於不能辨故言其降而與物接則以

昊言天言其升而與物辨則以上言帝〇鄭鍔曰周禮有言天言天有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之類是也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司服所謂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掌次所謂旅上帝張氊案祀五帝則張大次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於昊天上帝則兼舉其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乎上故曰上帝位為最尊物無以稱其德惟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國語所謂精意以享謂之禋是也

〇愚案天之與帝其實則一如伊川之說無疑如五帝之說鄭氏亦失之詳見小宗伯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項氏曰日司晝月司夜星辰司次十有二辰二十有

八星○鄭司農曰實柴實牛柴上也○鄭鍔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而在祀典者必以氣臭而達之故用實柴實牲燔柴則氣臭上達矣○陸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郊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二也小宗伯四類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及象物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之外拜月于西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五也左傳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報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禮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于日出之朝朝之月言夕

則于月入之夕夕之日壇謂之王宫以其君道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明于夜也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音風師雨師

鄭康成曰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王氏曰柴而實牲然後槱燎天祀之所同也或言實柴或云槱燎相備而已賈氏曰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令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故後鄭不從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宫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

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鄭鍔曰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所謂司命者乃七祀之司命所謂司中者其七祀之泰厲乎蓋人受命以生萬物之命繫于司命人受中以生萬物之性繫于司中論者謂人之性正則中過則厲司中以正言之泰厲以反言之其實一也七祀之神其五者託體乎地故以血祭祭之此二者託體乎天故以槱燎祀之各從其類也

春秋緯云月離乎箕風必揚沙是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崔氏曰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謂隨其類祭之所以然者謂星辰運行無方故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象日月之

生兆風師于西方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爾兆司命于南郊既無風雲取放故直以天神是陽兆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者水位在北也風師箕雨師畢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或曰中能上能其牲則少牢故鄭注祭法云牲以少牢其祭之法先以牲體置于薪上而燔之以升煙于天以降神然後以玉禮神于坐玉則用璋邸射以祀之用半圭之璋取殺于四望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愚案自此至百物祭地示也

鄭康成曰陰祀自血起○項氏曰血毛告幽全之物又曰血祭盛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

血也而非實物之幽蓋亦求之于虛實之間○鄭鍔曰血之為物有象而非虛有形

陸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全功均利以養人也祭必有配社配以勾龍共工氏子稷配以柱烈山氏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

鄭節卿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熈黎勾龍之五官○陳止齋曰案春秋傳魏獻子問于蔡墨以為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皥氏四叔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熈為

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子黎為祝融共工氏子勾龍為后土此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然則社稷五祀當為一句

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戸竈中霤白虎通范曄高堂隆以五祀為門井戸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氏家語之說釋小子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門戸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竈井人所資以飲食○鄭鍔曰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戸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地者故其祭亦自血始或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余以為司中泰厲以𬂩祀之矣○王氏詳說曰

此即王制之說雖本於月令然乃宫中之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左氏傳載魏獻子問於蔡墨以為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其說甚明

鄭康成曰五嶽東岱宗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高山不見四瀆者或省文○黄氏曰鄭謂四瀆五嶽之匹非四瀆川祭四望則四瀆在焉○鄭鍔曰五山為國重鎮者國所頼以鎮則神皆託於土故此三者同於血祭○黄氏曰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惟泰山乎其功用

大故與社稷
同其秩祭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鄭鍔曰山林有功於貍藏川澤有功於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祭川澤之牲則沈之各象其德○張南軒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雲雨澤潤萬物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祠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封其地則失之矣○崔氏曰祭之法各當其時山林于壇川澤于坎故

禮記云四坎壇祭四方牲用少牢王服玄冕牲王各放其方之色樂則奏𧾷寶歌函鐘舞大夏

以貍辜祭四方百物

王昭禹曰貍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不全故祭以貍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物宜○崔氏曰蜡祭之法昔者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周則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祭先嗇一神農是也司嗇二后稷是也農三謂田畯郵表畷四表畷者田畯督約百姓于井閒之處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凡祭之禮以先嗇為主司嗇為佐猫為食田鼠虎為食田豕坊庸為止水等皆為田事其祭之法視四方豐耗而祭之不成之方缺而不祭故記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既蜡

之後黄衣而臘先祖五祀于是勞農而休息之

總論

胡仁仲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王者繼天為子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圜丘為母齊衰期不敢亢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而可崇地以抗乎是故兆於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社祭土所以神地道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四方之所據依也五祀者土與水火金木人所日用不是之報將誰報焉行與門户舉輕失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極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鄭鍔曰廟祭之序始者王以玉瓚酌鬱鬯獻尸是為祼獻既祼於是迎牲而殺乃行朝踐之事朝踐禮畢乃行饋獻之事則薦以今世之食以其序推之則肆饋獻也獻朝踐也祼始祼也謂之肆者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者解牲體肆者解而陳之俎也始而祼以求之中而薦腥則以神事焉終而薦熟則以人

養焉此經乃以肆獻祼為序何耶余攷鄭康成之說云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王安石以謂羞其肆而酳獻焉則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也然祫以合食為主未嘗無食禘以審禘昭穆為主未嘗不祼祼主於敬食主於愛二者亦互見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享時祭之名也禮不豐不殺所以

稱時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春夏以蒐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詞為主夏以樂為主而已尚詞者為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樂由陽來也此所謂以少為貴也秋冬以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秋以薦新為主冬以備物為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而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於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為貴者也○王昭禹曰至于烝則衆物盡矣其備小物水草之葅陸産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

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昆虫之異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茍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此其所以為盛歟

陳君舉曰祠禴嘗烝此四時孟月王親祭于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孟月吉皆用此二禮注謂為六个祭名不是○陳及之曰爾雅曰禘大祭也蓋天子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而三年大祭曰禘其祖之所自出為東鄉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皆為禘也喪服小記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祭法謂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后稷皆謂三年大祭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祫合食於祖廟而食大夫亦有時而祭而三年之祭曰殷春秋傳謂殷以少牢鄭氏所引魯禮則非魯不當有禘孔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孔子於春秋欲貶而不勝書故因事而貶若吉禘

莊公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已此大宗伯所謂肆獻祼及饋食者謂祭之禮有此四等也而必兩言之者明宗廟有祼鬯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

總論

王氏詳説曰天神之祀以煙為歆神之始地祇之祭以血為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祼為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煙地亦同於血人鬼同於祼且詩曰芃芃

棫樸薪之槱之書曰柴望大告武成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今以日月星辰為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槱燎然則祀昊天上帝非柴非燎何以為煙乎是禋祀云者取其歆神之始耳記曰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夫郊天也大享祫也三獻社稷也一獻羣小祀也用血者未始不熟用熟者未始無血此所以謂腥其俎熟其殽也今以社稷五祀五嶽為血祭則貍沈疈辜何以為非血乎是血祭云者取其歆神

之始耳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今以肆獻言祼而饋食與四時之享何以為不用祼乎是肆獻祼者取其歆神之始耳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鄭康成曰哀謂救患分烖凶禮之别有五○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位雖君臣情則父子未有子疾病痛苦父不為之憂者故邦國有憂則有凶禮以哀之

愚案盛衰消長天之道也聖人不患其凶患無其

備故以是禮繼於吉禮之後

以喪禮哀死亡

鄭康成曰哀謂親者服焉䟽者含襚○鄭鍔曰隠公之時天王使宰咺來歸恵公仲子之賵文公之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以荒禮哀凶札

鄭康成曰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

祿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謂疫癘

以弔禮哀禍烖

鄭康成曰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易氏曰神所祟謂之禍天所毀謂之烖

以禬禮哀圍敗

易氏曰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敗績謂之敗以禬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若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

財是也之災○賈氏曰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犒禬之

以恤禮哀寇亂

鄭康成曰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鄭鍔曰左傳言救邢之事曰簡書同恤禮有相救之道隱公亦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則恤禮者問之勞之見天子憂恤之意○王昭禹曰恤以救之若衛有狄人之難而齊威救之

王氏曰喪禮凶禮以彼喪荒哀之也弔禮禬禮以我

弔禬恤哀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

鄭康成曰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别有八○黄氏曰賓禮皆王之所以禮荅諸侯朝覲宗遇會同諸侯脩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

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我有以親之彼安得不吾親哉○易氏曰臣道以尊天子為主賓道以親諸侯

為主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鄭康成曰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易氏曰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于天宗尊也欲其尊王○易氏曰宗如萬物相見于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易氏曰覲謂物成之時各覲其實以報乎上遇偶也欲其若不期偶至○易氏曰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胡康侯曰古者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共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會者直欲簡其禮耳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鄭鍔曰朝宗則在朝時則用春夏其位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說者以為萬物交際之時以象生氣之文人君則於堂下而見之所以通上下之情覲遇則在廟時則用秋冬其位則諸侯一於北面說者以為萬物分辨之時以象殺氣之質也人君則於堂上而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蓋朝廷出迎賔則下堂覲禮不迎賔則不下堂也朝則天子當

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陽之出布散於外覲則天子當扆而立扆者户牖之間以象陰之入収藏於内此又朝覲之别也○李嘉會曰當宁若今臨軒將以圖事諏政當扆退立於扆以受諸侯之獻功

陳及之曰大宗伯曰春見曰朝至冬見曰遇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而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

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司馬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謨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協同慮時以禮會諸侯發同禁殷以禮同諸侯施同政鄭康成以六服之内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公彥從而廣之曰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以余論之皆未允以為春則東方諸侯盡來耶則

比功之禮未嘗施之矣以為夏則南方諸侯盡來耶則協慮之禮未嘗施之矣若圖事專以待東方諸侯比功專以待西方諸侯陳謨專以待南協慮專以待北則王政豈無偏黨之患哉案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又案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然則四方諸侯六年惟一朝耳若然以春來則曰朝以夏來則曰宗以秋來則曰覲以冬來則

曰遇耳猶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濞春不朝使人
為秋請是也又尚書康王初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
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康王初
即位四方諸侯以朝適皆在京師又安有春則東方
來夏則南方来秋則西方来冬則北方来耶其所謂
圖天下之事等語作禮者之詞而司馬又承之也而
其有可疑者大行人謂六服諸侯朝有疏數之節六
年而畢近世蘇東坡說書亦以一朝為畢朝未約其

實也當從識者論之
愚案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焉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来夏則南方諸侯皆来卒不幸有乘閒而起如昆夷玁狁之難孰從而折衝禦侮之空其一方同時畢集斷無此理茍縱其自便不朝京師萬一有專擅難制之事如唐之藩鎮又何以為制馭諸侯之權要知王者欲親諸侯必設為可親之禮或不能朝於春則可以宗於夏或不能覲

於秋則可以遇於冬但六年之内不可不一次来
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来朝何以曰朝不曰宗
韓本北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要知古人
立為朝覲宗遇之禮於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
皆来王之日而禮非有所輕重於其間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康成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将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

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鄭鍔曰以有事而會則時見者國有事之時而来見其會之有時故謂之會

鄭康成曰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廵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王廵守殷見四方四方分来終歲則徧○鄭鍔曰易有殷薦禮有殷奠則殷為盛多之義殷見者合衆多之國而来見其来必同故謂之同也○黄氏曰殷有三義衆也正也盛也殷見殷類義皆當為正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考禮修德正刑故謂之殷同

王氏詳說曰時會則事出非常故無常時殷同則有常時亦如常朝之歲但會同之禮因朝覲之時行之故又曰大朝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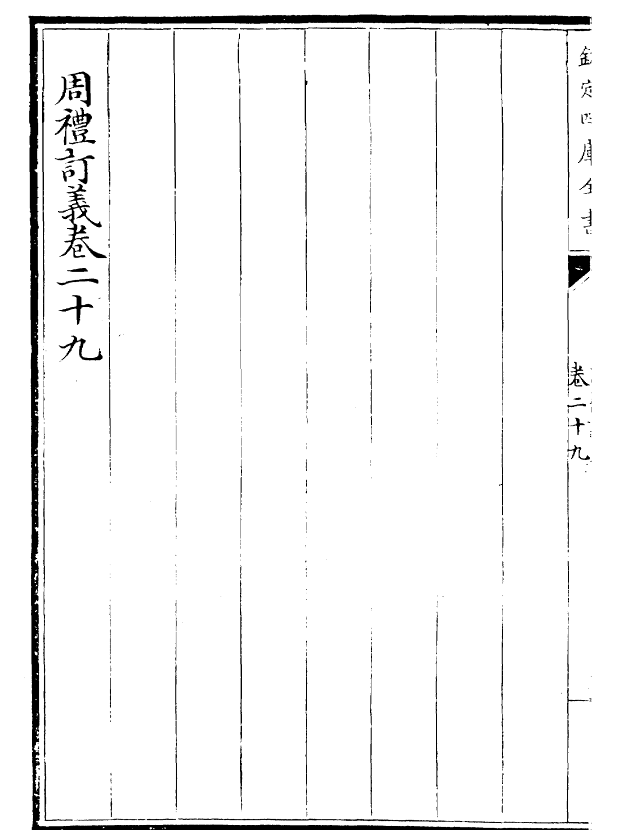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王昭禹曰時聘殷覜王人之所以賓於諸侯時聘施於時見之後以恩問之故時聘曰問○黄氏曰時聘存覜省也各以其時行之猶時會時巡五歲而徧殷覜施於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覜曰視

鄭鍔曰聘以財為禮其名曰問有問遺之意覜以見為禮其名曰覜有省視之意敚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槩以為諸侯聘覜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不合槩以為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合二官敚之蓋聘覜之禮王與諸侯交用之何以言之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繼於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之下則曰問曰視者為諸侯問視乎王之禮也若以行人結

好除慝之文例之則又是王者聘以結諸侯之好覜以除邦國之慝也人徒見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皆臣聘乎君遂謂君無聘乎臣之理殊不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則王有覜禮於諸侯明矣其所以異者諸侯行之則曰問視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天子之覜見於小行人三歲之制若夫聘禮則無傳春秋之時王臣來聘于魯者八亦可以

為證



周禮訂義卷二十九